

詩

管

見

詩管見卷之四

永新尹

雅

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四牡序云勞使臣皇皇者華序云遣使
臣案儀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儀並歌三詩蓋樂歌初爲一事
而作其後移以他用往往如此漢食舉亦歌鹿鳴魏晉猶然唐
鄉飲樂鹿鳴三奏我

朝順天鄉試燕及行鄉飲酒禮於順天府庠皆升歌鹿鳴

王制天子食舉以樂周官大行人待賓客有食禮九舉七舉
之儀是食舉者天子自食與食賓客之通稱後漢食舉樂一

名大予樂用於天子自食有殿中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

曲

時郊廟上陵殿中之樂同名食舉見卷六

七曲者一曰鹿鳴二曰思齊姚皇三

曰六麒麟四曰竭肅雍五曰陟岵根六曰惟天之命七曰天之厯數十三曲者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澹澹其周頌雅樂則用於射饗黃門鼓吹樂則用以燕羣臣蔡邕云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魏食舉有鹿鳴等十二曲卽漢十三曲而除大置酒爲上壽曲也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武帝泰始五年使傅元荀勗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

壽酒食舉樂歌總謂之四廂樂歌元作食舉東西廂歌十二章華作食舉東西廂歌十一章又燕會歌一章宋齊四廂樂並有食舉歌十章梁有六雅北周有六調北齊大饗有食舉歌十章隋大饗有食舉歌八章後晉後周並有朝饗樂歌八章王雪山云自晉宋以來食舉謂之四廂歌此鹿鳴所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古列位左右前後分置所謂輔弼疑丞是也自後謂之四廂食舉猶存其名後又謂之東西廂歌漸廢四廂之制而至今軍職猶存四廂之名然皆虛稱也大率古朝禮與軍禮相埒軍禮左右前後而尊者處中朝禮亦然其他未易可推惟食舉以鹿鳴之辭又以魏晉之號畧見古

燕饗之禮也

鹿鳴首章曰鼓瑟吹笙三章曰鼓瑟鼓琴二章則曰德音孔昭
獨不及樂者蓋欲與客導言通情也首章之末曰示我周行已
起二章之意矣王雪山云凡庭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交則庭
樂當息熊與可云鹿鳴言鼓瑟吹笙者古者堂上樂受笙均未
合樂之前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
笙由庚之三此時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
南始眾聲俱作故鹿鳴惟言瑟與笙歌鹿鳴時未有他樂也
咨諏咨謀咨度咨詢當以歐陽子變文協韻之說爲長左氏內
外傳亦備一義諏訪問也謀計議也度審處也詢廣問也如濡

溫柔也故以興諏如絲條理也故以興謀沃若和洽也故以興
度既均齊訓也故以興詢此李厚菴說可參考也

四牡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采芣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出車
曰王事多難不遑啟居杕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六月曰玼
玼孔熾我是用急北山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皆見不得已用
兵之意

常棣首序云燕兄弟下序則云閔管蔡之失道而作

案此詩春秋傳謂召

穆公作國語謂周公作二書皆左氏著而說不同者豈得諸傳
聞有異故兩存歟韋昭國語注及詩孔疏並云詩本周公作召
穆公重
歌之晉四廂樂有宗親會歌一章其辭云骨肉散不殊昆弟

豈他人本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蓋本此義

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華者曰鄂案以鄂爲承華之萼最有意味說文引詩亦作萼蓋華與萼相依故以爲兄弟之興不仍讀如字不必從鄭讀又案常棣卽今麥李一柎生二萼兩兩相垂詩人取興其兼有此義乎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四我字倒裝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九我字順點各見筆妙然湑酤鼓舞四字爲韻四我字亦相韻鞠畜育復腹五字爲韻九我字亦相韻不第見造句之奇亦以見用韻之巧此詩樂之音節也三百篇中疊字之句甚多不可枚舉並宜以音節求之

天保序云下報上也朱傳云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案稱壽之禮起於古詳卷三此具樂歌也漢上壽用四會曲魏上壽曲名羽觴行古今樂錄云漢故事上壽用四會曲魏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一古大置酒晉宋齊四廂樂北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齊及隋大饗樂並有上壽歌皆源於此

天保定爾天保當指帝位定者安居之謂天保定爾言以帝位居爾也蓋帝位爲天所命故曰天保孟子稱天位義相近猶尸爲神之所

託曰神保巫爲神之所託曰靈保也逸周書度邑解云武王克

殷至於周曰我來所定天保又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

天室天室者帝都也天保與天室對言其爲實義可知史記周

本紀所載與周書大同小異張氏正義釋之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恐失本旨

采薇遣戍役之樂章出車勞還率

同帥

之樂章杜杜勞還役之樂

章皆凱歌也漢魏以來饒歌鼓吹曲蓋源於此

詳卷一

晉鼓吹曲

有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

初傳元作二十二章後張華作此二章

詩於戍役有遣

有勞而於率有勞無遣疑遣率之章亡矣豈即用皇華遣使之

章歟或云同用采薇也

鄭箋云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率也

又橫吹曲陳後主有雨雪篇江暉有雨雪曲卽本采薇雨雪霏

霏出車雨雪載塗之意並詳秦無衣

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剛止皆述在戍經歷之期曰歸曰歸

者戍久動歸思若曰今采薇而食以言歸期尙遠爾凡戍者今年春起行夏至戍所明年歷春夏秋三時及冬乃歸王雪山云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不言者來歸也所以下言昔往今來之期

玁狁北狄也漢之匈奴是也西戎犬戎也一曰猷夷犬猷音同一曰

混夷一作昆夷混昆音同即氐羌也別詳詩地理考史記言文王伐

犬戎帝王世紀言文王四年丙子混夷伐周逸周書言文王西

距昆夷北備玁狁然則詩序以采薇出車爲文王詩正可據漢

言匈奴傳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爲宣王詩史記匈奴傳又合

出車與六月爲襄王詩豈各有所本耶抑係偶誤也

自鹿鳴至菁菁者我疑多是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時所撰如

常棣篇國語謂周文公之詩亦可證也采薇出車杕杜本爲文

王之凱歌

詩作於文王時稱王稱天子皆指殷王蘇頌演謂指文王爲後世追稱誤

疑周公制禮乃

定爲通用之凱歌

我朝凱旋賜燕進饌奏日耀中天之章進茶奏景運坤泰之章進酒奏至德誕敷之章亦通用也

次於天保後者以類相從也大抵編詩者或以時次或以類次其例不一惜去古甚遠不能盡詳爾鄭譜分杕杜以前

九篇爲文王詩南陔白華黍魚麗四篇爲武王詩

其係禮考

以南陔以

下三詩本在魚麗前毛公因南陔三詩亡乃

分魚麗以足鹿鳴之什鄭譜之序依儀禮也

成王詩陸釋文據魚麗序

此序與常棣序矛盾說見卷七

且依毛傳篇次亡詩

不在什數乃分魚麗以前十篇爲文武詩嘉魚至菁菁六篇爲

成王詩其說並無明證服虔皇甫謐謂小雅無成王詩尤誤
周之時戎狄屢爲邊患北則有玁狁西則有犬戎南則有荆蠻
采薇言玁狁出車言玁狁而兼言西戎扶杜之言陟彼北山疑
亦爲玁狁作也六月言玁狁采芑言蠻荆而兼言玁狁北山疑
爲玁狁作小明我征徂西疑爲犬戎作也

行軍尙嚴出車云彼旃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所
謂臨事而懼也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亦此意杜
甫出塞詩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蓋本此

出車三章末章皆言玁狁五章兼言西戎蓋其時玁狁與西戎

相結爲患故伐玁狁而又興伐西戎以解其黨如漢武西置酒泉郡以絕胡與羌通之路然則玁狁于襄一事也薄伐西戎一事也獨結言玁狁于夷者玁狁勢強於西戎故注重焉伐西戎卽所以夷玁狁也或云此詩本爲征玁狁而作以南仲嘗伐西戎於此觀言備陳其功猶采芑本爲征蠻荆而作以方叔嘗伐玁狁故觀言征伐玁狁也

出車之用兵也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竹書紀年載帝乙三年命南仲西距昆夷城朔

方與序言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說合

第爲備禦之計而已未嘗有戰鬪之勞也

卽繼曰玁狁于襄者蓋捍邊患不利在速戰而利在善守故卒有執訊獲醜之功特於末章結言之李牧備胡卽用此策

後代之事多前代爲之萌芽如戰國時秦趙燕各築長城及始皇有天下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皆備胡也而周官朔方之城實開其先漢武帝元朔二年築朔方城蓋卽其地漢朔方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別詳詩地理考畧魏書高閭傳邊疏云北狄悍愚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是以古人比伐攘其侵掠而已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務其理宜然故也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笙詩也

儀禮鄭注云以笙吟此詩也

華黍由

儀二詩序皆有有其義而亡其辭之文據鄭箋孔疏陸釋文明

此二句是毛公所增蓋古序自爲一編故遭秦火詩亡而序存
毛公始分序以冠各篇之首獨此六篇見序不見詩乃分魚麗
以足鹿鳴之什聚南陔白華華黍三詩序附於魚麗之後不在
什數又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聚由庚崇丘由儀三詩序附於南
山有臺之後亦不在什數華黍由儀二序皆處末故於其下著
明其辭已亡以概其餘宋儒如張子蘇頌濱范逸齋呂東萊李
迂仲黃實夫嚴華谷皆謂本有辭而亡佚惟劉原父董彥遠鄭
漁仲以亡爲無謂六詩本無辭也朱子師其意而更援據儀禮
其說亦辯及觀郝楚望毛大可駁之當又爽然自失矣

南山有臺序云樂得賢誤也案此亦臣下受君燕饗歌此以答

君而祝其壽義同天保

詩兩稱萬壽明臣下頌美君上之辭故魯襄饗季武子賦此詩武子即去所而

日臣不堪也

然亦通用焉如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間歌此詩是也

故朱傳以此為燕饗通用之樂

為龍為光龍之為寵六書之假借也左氏可證矣

昭十二年傳 毛大

可謂龍猶易震為龍之光三光也皆諸侯象也亦通說詳毛

詩寫官記

湛露序云天子燕諸侯也

義見文四年左傳

案此樂歌用於無算爵之

後

金詳賓之初筵有駢及卷三末

鄭箋以二章豐草喻同姓三章杞棘異類喻

異姓四章桐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強為分別歐陽子所

以譏其穿鑿也陸農師謂杞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德桐椅柔木

故詩以況令儀說尙可從蓋德貴剛直儀貴和同詩人興意或取諸此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案儀禮燕禮脫屣升就席司正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大射

儀同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燭

於庭闈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初學記引韓詩外傳云不脫屣而卽席謂之脫屣而不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止謂之醢閉門不出客謂之酒

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義兒文四年左傳蒍頡遺案湛云其賜之也行之以禮

露曰厭厭夜飲此詩則曰一朝饗之者蓋燕以示慈惠故不嫌

夜飲饗以訓恭儉故不過終朝

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言一朝者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王制疏云饗禮有四一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是也二王親戚及諸侯來聘王饗之國語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左傳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也三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國語戎狄之君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四饗宿衛及耆老孤子酒正凡饗士庶子耆老孤子共其酒是也食禮有二一禮食大行人諸公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是也二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共食曲禮酒漿處右是也燕禮有二燕同姓夜則飲之

燕異姓讓之則止詩湛露鄭箋是也饗禮在朝燕禮在寢愚案燕禮有四儀禮賈疏較確其說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此引鄭箋非有明據饗禮近日陳恭甫考之甚詳見左海經辨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載助語也沈浮深淺之謂舟任物有重輕故入水有深淺或深或淺比君子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也諸家皆未詳浮沈之義鄭箋謂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尤迂滯

自六月至無羊據序並爲宣王詩諸詩有美有刺六月采芑車

攻吉日鴻雁庭燎鶴鳴白駒斯干無羊美詩也沔水祈父黃鳥
我行其野刺詩也大抵宣王之政未盡善如國語所載不藉于
畝敗績於姜氏之戎立魯武公少子戲爲太子料民於大原亦
其證也

六月采芑凱歌也漢饒歌上之回篇云月支臣匈奴服魏鼓吹
曲有戰滎陽獲呂布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關中等
篇吳鼓吹曲有攄武師伐烏林克皖城等篇晉鼓吹曲有征遼
東惟庸蜀二篇梁鼓吹曲有賢首山漢東流鶴樓峻石首局等
篇唐凱樂有破陣樂應聖期二篇皆言征戰之功猶六月采芑
詩也

玃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此紀玃狁侵周南入之路也薄伐玃狁至于大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此紀周逐玃狁北出之路也一入一出敘次如畫

焦穫毛傳云周地接於玃狁者孔疏引爾雅及郭注爲證案爾雅云周有焦穫郭璞注云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池陽今西安府涇陽縣去長安七十里周是時都長安玃狁侵周必不至若是逼近而周始命將討之也且下云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方朔方也出車毛傳云朔方近玃狁之國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皆去長安遠甚涇陽今平涼府平涼縣亦去長安百餘里據詩文義焦穫不但當遠於涇陽又當遠於方鎬矣

決非池陽之焦獲也

大原朱傳以爲今山西之大原案上文言獫狁侵鎬及方至
于涇陽涇陽在周京西山西大原在周京東相距二千餘里
獫狁在涇陽周人禦之無由至於山西大原也其說誠誤周
氏斯盛顧氏炎武俱以爲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近世李
氏黼平又以爲在秦之九原郡漢武所更爲五原郡者其地
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愚案地之廣平曰原雍州地多廣
平故稱原者不一絲詩云周原膺膺皇矣云度其鮮原此指
岐地而言也公劉云于胥斯原又云復降在原又云瞻彼溥
原又云度其隰原此指豳地而言也禹貢原隰底績鄭氏亦

云其地在幽此詩大原當指幽地幽在周京西北之境實爲

獫狁出入之路大與溥義相近所謂大原猶云溥原爾公劉

都幽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

路史邠之三水西南三十里有古幽城

今甘肅慶

陽府宜州又有公劉邑不窋窋地亦在慶陽府安化縣

路史安化

有不窋城不窋墓

韋昭注國語則謂不窋遷幽陳氏啟源謂慶陽舊

號北幽宜州亦稱幽宜是慶陽亦幽地也且公劉詩稱逝彼

百泉說者以爲卽今平涼府涇州之百泉又稱芮鞠之卽芮

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至涇州入涇水是平涼亦幽地也然

則公劉之都在今邠州三水而其國境則及於今甘肅慶陽

平涼二府慶陽府在邠州之北平涼府在邠州之西而平涼

尤與邠州相鄰平涼之固原卽唐之原州其旁又有鎮原縣
必皆因地廣平而立名涇陽今爲平涼府附郭之平涼縣固
原州在平涼府西境去府治一百八十里獫狁至平涼縣周
人宜於平涼縣伐之伐之至於固原已迫一百餘里故毛傳
云遂出而已孔疏云宣王德盛兵強獫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周顧氏以
固原州當詩大原非無據也又案上文侵鎬及方下文來歸
自鎬是獫狁侵周自鎬始周逐獫狁及鎬止方卽朔方在今
鄂爾多斯界內與榆林府北塞外地相鄰鎬劉向以爲距周
京千里九原距今長安千餘里然則大原也鎬也方也三地
皆不相遠李氏以秦九原當詩大原亦非無據也學者詳之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師直爲壯也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師出以律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臨事而懼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好謀而成也

處積強之世宜尙文處積弱之世宜用威厲王流彘以天子下等於匹夫弱已甚矣宣王起而圖之命將出師簡練軍實以威振弱之道也北伐則有六月詩南征則有采芑詩田獵講武則

有事攻吉日詩中興之象宛然如見

張南山曰處積強之世宜尙文處積弱之世宜用威

二語真有上下千古之識不獨爲宣王南征北伐諸詩發論也

車攻吉日言田狩事亦凱歌也漢饒歌艾如張云艾而張羅雀以高飛奈雀何

艾與刈同詩文云芟草也

晉鼓吹曲有仲春振旅夏苗田仲

秋獮田順天道

言仲冬大閱

等篇齊鼓吹曲有較獵曲並沿其義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猶易云邑人不誠此節制之師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戊庚皆剛日以庚午推之戊者戊辰也伯禱祀馬祖也馬祖房星也毛大可云孝經說房爲龍爲馬辰畜龍故辰日祭房午畜馬故午日擇馬

庭燎述朝儀也詩人設爲問答之辭夜未央夜未艾而君子至止者至止門外早朝待漏之時也夜鄉晨而君子至止者至止殿庭辨色始入之時也此爲視朝之樂章後世古樂淪亡魏正旦大會乃通用鹿鳴

晉書樂志云魏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惟鹿鳴不改易每正旦大會

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郎作者是也

晉宋齊四廂樂並有正旦大會行禮歌

我

朝大朝常朝之儀

皇帝御座還宮則奏中和韶樂

其樂章 御座元日奏元平長至奏遂平

奏隆平

還宮元日奏和平長至奏壽節奏太平常朝奏顯平

羣臣行禮則奏丹陛大樂

允平 壽節奏太平常朝奏顯平 其樂章王公百官奏慶平外國使臣奏治平大朝常朝同

朱傳以爲王不安寢而問夜之早晚王雪山又以爲殿庭執

事相與問答之辭並通執事如周官司烜氏共墳燭庭燎雞

人夜嘑旦以詔百官之類漢有雞鳴衛士主雞鳴宮外未明

三刻雞鳴衛士起唱應劭漢書注云楚歌者雞鳴歌也晉太

康地記云後漢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漢

之雞鳴衛士亦猶周之雞人爾

沔水第三章之首疑脫二句無羊第三章不騫不崩之上疑脫爾牛來思一句蓋以章法句法律之宜如此也

爰有樹檉其下維穀穀毛傳訓惡木檀毛未注案本草云檀善

木也

檀字从檀
檀善也

因悟詩人取木之一善一惡並言有深意焉蓋

以起下山石攻玉也若不知檀爲善木便失詩意之妙矣

祈父凱歌類也說詳擊鼓此指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事毛傳

鄭爪牙虎賁之屬自謂也蓋虎賁其屬八百人宜左右王不宜

出征周禮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以其常左右王故云王之爪牙

也鄭箋云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朱傳後說卽本此由今觀之後說爲長

白駒述留客之意與有客詩畧同此客將歸而燕飲之樂章也蓋臣將出使而燕則歌皇皇者華客將歸而燕則歌白駒有客與他燕飲樂歌異用

周禮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儀禮燕禮篇於饗燕之後則載公館賓注云爲賓將去親存送之繼載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注云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今案白駒言永朝永夕有客言宿宿信信當歌於館賓前燕飲之時蓋將歸之燕與他時之燕樂歌自異漢書儒林傳王

式爲博士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江公謂歌吹諸生
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
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客毋庸歸之詩今不傳然玩客
毋庸歸辭意亦與白駒有客同旨矣

食我場苗食我場藿詩緝云苗菜秧也藿豆葉也可補諸家所

未備

廣雅豆角謂之
莢其葉謂之藿

斯干築室落成之樂章序云宣王考室也鄭箋云考成也築官
廟羣寢旣成而繫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是也蓋
古者成室必祭而燕飲以落成范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經傳所載非一事矣宣王時築室

既成作斯千頌禱之辭以爲樂歌後世上梁祝文

上梁祝文始見於後魏溫

子昇全體四言有類雅頌其後改用駢體中雜七言乃變本加厲爾其遺制也闕宮殷武義同

案鄭箋是說於古人詩樂之旨爲偶有合孔疏不得其旨反

謂此詩作於落成之後非歌於落成之時又孔疏嘗言變雅

雖播於樂或是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是以釋斯干

者皆不敢直訓爲落成之樂歌朱子亦嘗言變雅乃言時政

得失非宗廟燕饗所用故注此詩第云因歌其事

蓋謂詩歌非謂樂歌

載寢之地載弄之瓦班昭女誡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

之瓦塼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

執勤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女誡云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

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無羊序云宣王考牧也案此當爲遊觀苑囿之樂章蓋古者不獨築室有落成之禮卽制器亦然如左傳載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是也此詩序云考牧以前序考室之義例推必其時畜牧蕃息宣王親至苑囿校核物數因與羣臣燕飲川落成之禮故謂之考牧漢文帝臨幸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其事相類嚴華谷以爲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亦通

周禮占夢掌占六夢之吉凶大卜掌三夢之法三夢者致夢觥夢咸陟也鄭注謂三代占夢之書今觀斯干無羊著男女豐年室家占法必本古占書今不可考爾漢藝文志雜占家黃帝長

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魏晉以來猶有傳其術者近代不復聞矣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序以爲幽王詩節南山所謂國既卒斬蓋言國脈既戕有傾亡之兆末章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冀幽王改心易慮也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亦謂宗周將爲褒姒所滅也朱傳載或說疑此爲東遷後詩亦自有見如然則若十月篇次有錯簡爾蓋下篇之爲幽王詩固較然也之交稱豔妻煽方處明褒姒尙未虜幽王尙未亡矣史記載申侯與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騶考唐志十月之交日食以厯推之在幽王六年又國語載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亦與詩百川沸騰山冢舉崩合

尹氏太師毛傳訓尹氏爲太師案常武王謂尹氏鄭箋云天子世大夫也隱三年春秋尹氏卒公羊傳云譏世卿也周之

尹氏世爲卿士家氏當亦然或以詩中之尹氏家父求合於

尹氏卒之尹氏桓十五年求車之家父則失矣孔疏云桓十五年上距幽

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徐安道以尹氏爲官省引大誥尹氏

庶士爲證云尹氏庶官之長也尹氏太師則三公兼庶官之

長見李黃毛詩集解說可存參國語師尹惟撫牧相宜序民事注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一日師

赫赫師尹

哀我小心癡憂以瘳蓋心最小者憂最深劉氏彝云鼠病而憂

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何元子云瘋从鼠說文無此字毛氏以爲病也呂氏謂與鼠思泣血交雖異而義同范氏謂凡物之多畏者惟鼠爲甚故謂瘋憂

𦵏𦵏方有穀釋文無有字以句義例之𦵏𦵏彼有屋與民今之無祿對𦵏𦵏方穀與天天是楮對宜無有字又如大雅以篤于周祜以下句例之宜有于字注疏諸本皆有惟朱傳坊本脫于字蓋因孟子引詩無于字而致誤也

朔月辛卯朔月月朔也

月朔言朔月者循周官言月吉論語則言吉月辭有順逆實一義也史氏學齋

估卑會

禮玉藻朔月太牢朔月少牢喪大記祭義亦有朔月之

論之文朱傳本月誤作日

案朔繫月言不繫日言白虎通義云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

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三家詩拾遺謂其誤始於元板

艾至堂曰余家藏明板朱

傳亦作朔月尚未知其誤果始於元板否

注疏諸本皆作朔月惟毛氏本作朔日當

亦因朱傳本而致誤爾

詳阮芸臺相國注疏校勘記

案朱傳坊本多誤終然

允臧然誤作焉竹竿遠兄弟父母誤作遠父母兄弟東山不可

畏也不誤作亦言歸斯復斯誤作思求爾新特爾誤作我小旻

如彼泉流誤作流泉大雅抑篇同亂如此幬昊天泰幬誤作

憮不皇朝矣皇誤作遑下二不皇同天降滔德滔誤作恇來格

祁祁誤作祈祈降于卿士予誤作于附舉於此餘詳前後

陽盛陰微者天地之道扶陽抑陰者聖人之心故曰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春秋不書月食而書日食亦此

意也

君子難進而易退故北風之君子避亂世而好我攜手同行小人易進而難退故十月之皇父爲卿士而家伯仲允同用一進一退此千古君子小人之定衡也

宣王常武詩美太師皇父幽王十月詩刺皇父卿士二皇父

必非一人

十月毛傳云皇父字也常武孔疏云十月之交皇父擅恣厲宜幽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

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且皇父既爲幽王卿士矣其時尙有尹氏爲

太師又有虢石父爲卿士

史記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諂好利

十月稱番爲司徒而鄭桓公友亦爲幽王司徒幽王在位十一年居要職者自不一也鄭語載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是

番爲司徒八年以前事也史伯謂桓公曰王嬖是女使至於
爲后而生伯服史記則載嬖褒姒爲幽王三年事是當桓公
未爲司徒褒姒已燔熾矣鄭箋以豔妻非褒姒以幽王司徒
是桓公而非番因疑爲厲王詩孔疏又從而傳會之其說並
誤

家伯維宰注疏諸本皆然朱傳本維誤作豕陳氏啟源謂豕字
是朱子所改觀注語可見案朱注云豕宰掌邦治此訓經之宰
字也後之淺人因傳文而遂誤改經文爾歸過朱子未免文致
鄭箋亦云豕宰掌建邦之六典何獨以朱注豕宰二字爲疑耶
惠定宇云古今人表有太宰豕伯是
豕伯作豕伯故鄭箋以豕宰釋之

雨無正至小明當爲平王詩雨無正周宗旣滅一語可證又曰

遷于王都則指東遷無疑矣

序並謂幽王詩鄭箋疑雨無正小旻小宛爲厲王詩

小弁爲

東遷以前詩而次於小宛後者以其詩爲遭讒被廢之作與巧言何人斯巷伯被讒三詩相似故類次之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則與王風君子于役揚之水兔爰中谷有蓀諸詩相表裏也或謂東遷後無雅詩殆不然韋昭固嘗以節南山爲平王詩矣朱傳亦嘗疑正月雨無正爲東遷詩矣

滄滄訛訛諸家說異毛傳云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其上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釋文引韓詩云不善之貌劉向云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朱傳以滄滄爲相合訛訛爲相詆本向

說也然作小人同而不和看未盡善蓋滄滄小人與小人親比貌訛訛小人與君子背叛貌下文謀之其臧二句承訛訛來謀之不臧二句承滄滄來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諸家皆訓徒搏曰暴徒涉曰馮案王雪山云暴虎馮河臨深履薄四者皆危事亦皆北俗北俗強健河東有一種打虎社大抵平地日中則虎瞽此時多伏則驚起以搏之打虎社自有虎衣虎器又有獅子筒以竹木爲之呼吸作聲則虎驚此暴虎也河壩奔徙無常有平地高陸忽爲深河有衝波巨浪忽爲大野者人認水聲知有車乘馬牛臨河忽沒者此馮河也其說於情事尤合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

毛傳爾雅

蜾蠃蒲盧

毛傳爾雅

卽土蜂也

鄭氏禮注

蜾蠃取螟蛉之子以養己子詩人見其養子恩勤故以爲

誨子之興言庶民采中原之菽蜾蠃取螟蛉之子彼愚民微物第知養而不知教故當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朱傳云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此本陸璣疏案詩但言蜾蠃負之安知卽爲蜾蠃之子蜾蠃取螟蛉之子祝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其說始於揚雄由揚雄考之不精爾范逸齋云近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此

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脇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五雜俎亦云螺贏實非取物爲己子乃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羅願爾雅翼及本草家陶宏景寇宗奭韓保昇李時珍說並同然則後之說詩者謂螺贏負螟蛉子爲己子及世俗謂養子爲螟蛉子皆揚子類我之說誤之也鴉鳥不止樹而云集于苞栩喻勞苦也桑扈不食穀而云率場啄粟喻窮困也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案賣卜之事自古有之握粟所以酬卜者

也顧亭林云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錢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莊子載支離疏鼓箴播精

足以食十人精文選注作糲釋文引崔氏云鼓箴播精言賣卜

史記曰者傳載宋忠賈誼游於卜肆與司馬季主論卜筮之道

季主曰卜筮者以義置數十百錢又曰卜筮利大而謝小其後

宋忠賈誼相謂曰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糲索隱曰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糲米愚

案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稱也則稱為酬卜之物審矣此皆言賣卜事

小弁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鄭箋云謂六物之吉凶案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歲歲星也十二歲

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詳孔疏桑柔曰我生不辰逢天

譴怒此皆無所歸咎而歸咎於命也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為陬自著其生年月日亦隱寓此意

莊忌擬騷遂有哀時命篇後世推祿命之說蓋從此起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此反譬王之廢大子維之朝雖尙求其雌
此反譬王之廢申后劉公是云伎伎顧其子也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管子君臣篇云古人有二言牆有耳
伏寇在側又云牆有耳者微謀外洩之謂也

巧言何人斯皆刺讒詩其篇第又相次巧言末章亦有彼何人
斯語疑同爲一事而言同爲一人所作也朱傳之說當矣二詩
皆身受讒人之禍而切責讒人之辭然巧言所刺不過曰顏厚
何人斯所刺猶冀其悔悟絕無深恨之辭何哉蓋小人之心私
而刻君子之心公而恕

二人從行二人讒人卽所謂彼何人斯也從行從暴公行卽所謂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也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卽所謂反側也吹壘吹簾卽指二人據王雪山說謂二人一唱一和而鼓其讒也凡朋友相睽必有人間之相譖必有人附之此詩不直斥暴公但斥從行之人忠厚之風也然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暴公之過不言而自見矣世本謂暴辛公作壘蘇成公作簾固誤譌周古史考又謂古有壘簾尙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亦傳會也詳孔疏及朱子詩序辯說爲鬼爲蜮則不可得鬼王雪山訓鬼車案鬼車惡聲鳥也晝伏夜動與蜮同爲害人之物詩鬼蜮並舉義或如雪山訓也
嗟兮侈兮成是南箕箕前二星爲舌故詩人以比讒言韓子三

星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舌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
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
謹其意本此

投畀有北毛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案有北國名也黃帝誅蚩
尤遷其民善者於鄒屠惡者於有北見拾遺記亦見路史國名
紀然詩又曰有北不受則讒人比蚩尤民更惡矣其立言之深
苛如此故曰惡惡如巷伯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此范蠡所謂勾踐可
與共患難難與共安樂也

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莪蘿蒿也陸璣謂其莖可生食又可蒸極

香美蒿老蒿也爾雅繫之醜秋為蒿是也蔚牡蒿也蒿之無子

者也莪美蒿蔚惡故孝子舉以自況言我不如莪乃如蒿蔚爾

自咎其不得終養為無用之子也又莪一名抱孃蒿本草綱目云抱根叢

生故曰抱孃戴東原毛鄭詩考正本此益見詩取義之精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德謂生鞠拊畜之德也與莊子之人也

之德也句法同言欲報父母之德亦如天之無窮不可以為報

朱傳云欲報之以德是以德為子德矣子報父母為德竊謂於

義未安鄭箋云之猶是也欲報父母是德說甚明廢蓼莪詩有二事朱傳載

其一又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二句輒執書痛哭受學者為廢蓼莪見南史

大東平王東遷王城東國苦於虐政也西人或東國人指王城

人西對東言譚國在王城之東故稱王城人爲西人或東國人指西都人從王而遷者

也今厚說案左氏載瑕禽之言云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

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然則從王而遷之西人其貴侈亦可知矣又子產對韓宣子亦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可見周人從王東遷者皆富強之族與漢武帝徙豪富於茂陵以實京師事相類

杼柚其空杼卽梭也柚與軸同卽機上卷布之軸頭也杼受緯縷軸受經縷

維天有漢至西柄之揭理幻而語奇實爲離騷所本朱傳據歐陽子本義以爲說此承東人生義也謂比周室用人之不當者

其說自鄭康成施士丐發之范逸齋從而主之近世惠氏周惕又博引天官家言以爲證此承西人生義也皆可通也徐巨源云觀詩中所敘之星皆戌亥月夜所見之候也而又有履霜之語作詩者因時有感而借以發意爾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言禍福鬼神司其柄予之遭亂先祖若亦人也則無如之何既爲鬼神則匪人矣宜可爲予解其禍胡寧忍予哉 詩義折中云先祖我之所出非他人也王氏野客叢書云先祖不以我爲人乎賀子翼云豈神人路隔先祖神而匪人乎胡生則念予歿則忍予也

侯栗侯梅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侯李侯梅又桃有侯桃

見晉宮闕名然則侯栗侯梅乃栗梅之一種

廣志云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何

元子云侯栗侯梅意必栗與梅之大者

侯不當訓維矣

匪鷁匪鳶鷁說文引詩作鷁鷁鷁也其飛上薄雲漢故云戾天集韻云鷁今本詩作鷁然亦有仍書鷁字者毛大可云鷁有三音分作三鳥一音淳鷁鷁也一音筍隼也一音團鷁也

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皆行役怨思之詩凱歌類也說詳擊鼓四月疑爲戍申而作故有滔滔江漢之語北山疑戍北狄小明疑戍西戎當平王之東遷也岐豐之地尙爲犬戎所據東都邊境其不免戎狄侵擾之患也宜矣

李厚菴云四月至小明詩意畧同蓋編詩者以類相

也

詩集見
卷之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案大苦今黃藥也一名苓邨風隰有苓卽
此其性毒故詩人舉以爲喻言我心憂征役之苦有如大苦之
可以毒人與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意同

戎狄當天寒弓勁始爲邊患後世亦然成役防秋故春往冬歸
小明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與采薇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辭意同秋杜日月陽止征夫遑止亦此義
也但出車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此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豈
不懷歸畏此反覆則氣象迥異矣

鼓鐘因淮水爲災而禱於神之樂章故與楚茨以下四篇相次

然作詩時世則不可考矣湯湯潛潛皆水盛貌淮有三洲諸洲
豈沒惟三洲見也憂心且傷且悲且妯憂水災也鼓鐘伐鼗鼓
琴瑟吹笙擊磬奏樂祀神而禳之也前三章皆繼曰淑人君子
而有美辭者修德弭災之謂且告神之體宜然左氏所謂祝史
陳信無愧辭祝史薦信無愧心是也張子云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憂而傷之然則憂淮水之爲災先儒已有是說矣

禮曰雩宗祭水旱也蓋不獨旱有祭水亦有祭春秋莊二十
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云非日月之雩不鼓然
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云旣戒鼓而駭眾用牲
可以已矣皆以鼓於社爲禮董子學公羊故春秋繁露止雨

篇有鼓用牲於社之法鼓所以助陽氣詩伐鼗卽其義也今俗遇水災每考鼓伐鐘以禳皆驗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祭祀之樂章雅非獨用於燕饗也梁武帝定國樂並以雅名如皇雅滌雅牲雅誠雅獻雅禋雅郊廟同用乃暗合經義漢魏於古樂通稱雅樂特以別於俗樂爾

楚茨信南山廟祀通用之樂章也楚茨言祀事之節次尤詳一章言藝黍稷爲酒食祀事之本也二章迎神也三章饗神也四章錫嘏也五章送神也六章祭畢而燕也疑一事而奏一章信南山前三章猶楚茨首章也後三章則實賦祀事皆饗神之歌

王雪山云楚茨烝嘗之祭也其禮差詳信南山薦新之祭也其禮差畧

後世迎神薦豆禮神各有樂歌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旣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晉有迎送神歌一七廟登歌各一饗神歌二宋迎神送神二歌並名昭夏樂飲福酒川嘉胙樂齊迎神用昭夏樂送神用肆夏樂飲福酒用永胙樂比齊迎神送神二歌並名高明樂飲福酒用皇夏樂隋有迎神送神歌飲福酒歌唐初迎神送神二歌並名永和樂飲

福酒用壽和樂其後迎神用嚴和樂送神用通和樂飲福酒
用延和樂並沿古制

甫田大田祀方社田祖之樂章也義與豐年載芟良耜同甫田
惟二章前半言饗神以下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曰禾易長
畝終善且有皆冀望之辭疑爲祈年而祀大田惟末章後半言
饗神以外曰既堅既好不稂不莠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皆收
成之事疑爲報賽而祀也

後世祈報樂章皆源甫田大田及豐年載芟良耜諸詩晉有
祀先農先蠶夕牲歌齊有籍田歌隋有祀先農歌一祈社稷
歌各一報社稷歌各一唐有祈稷祭社饗先農蜡百神諸歌

楚茨以下四篇舊說以爲天子之詩朱傳以爲公卿有田祿之詩案詩中萬壽萬年皆頌禱君上之語此四詩所稱何獨不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二語楚茨信南山甫田皆有之雖少牢爲大夫之禮其嘏辭亦有曰眉壽萬年者然不如仍從舊說之爲安也楚茨鼓鐘送尸鄭箋云尸出入奏肆夏夫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朱傳既以爲公卿之詩而仍用鄭箋之文已自相牴牾矣甫田末章云云者謂農夫有豐年之慶皆君賜也當報以大福使君壽考范逸齋之說得之朱傳謂報農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是又沿誤箋疏爾毛大可云萬壽百福雖古人交贈之通辭然無以之報農者夫御田祈福往有頌辭此樂例也

猶後之樂錄其相爲和聲有辭無義也不觀之漢之饒歌相和
及諸三調之爲趨辭乎虎賁郎云陛下壽萬年王子喬云聖主
享萬年豔歌何嘗行云萬歲期延年臨高臺云令我主壽萬年
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此云小
大稽首則非公卿詩較然矣祊祭惟天子諸侯有之少牢饋食
禮無之此云祝祭于祊周禮大司馬有祀方之文禮記天子祭
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此云以社以方來方禋祀亦非公卿也
或疑四篇卽豳雅因甫田有田祖田畯之文而意之也今案豳
雅用籥吹與此言琴瑟鐘鼓似不合且豳雅祀田祖與楚茨言
以往烝嘗先祖是皇信南山言獻之皇祖享于祖考又相殊且

雅而稱爾非係爾詩即係爾音故謂公劉詩為爾雅金仁山說近之

矣田祖田神毛傳訓先嗇鄭氏以為神農禮記注云先嗇神農司嗇后稷周禮籥章

注山海經以為叔均周之祖也周禮賈疏又以為后稷田畯田

官鄭箋訓司嗇七月毛傳云田大夫也

以社以方社毛傳云后土也后土鄭康成以為土神配祀句

龍鄭氏月令注社后土也檀弓注后土社也郊特牲注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古者以句龍有平水之功配社

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王肅以為即句龍也說詳郊案王制云惟祭

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此以社稷與天地並舉又云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以社稷與天地對舉則社與地祇自

異王肅以后土為句龍者恐混社於地祇爾第后土之義有

廣狹廣言之如書云告于皇天后土左氏云君履后土是也此以后土爲地祇者之所據也狹言之如毛鄭訓社爲后土是也詩云迺立冢土冢土者大社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白虎通義云不謂之土何封

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眾土也則以社爲祀土神何不

可乎

玉海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稷者五穀之長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五穀眾多不可徧祭故立

稷而祭之

句龍爲后土官以配后土猶棄爲稷官以配稷禮言祀

句龍以爲社未言配祀社猶禮言周人郊稷未言配祀郊也

則以句龍爲配祀社又何不可乎

後漢書祭祀志鄭漁仲通志亦從鄭說王肅據左傳

言句龍爲后土又言后土爲社祭法及國語言祀句龍爲社因以社爲專祀句龍非配祀土神其說拘矣稷與社

同壇言社則稷在其中矣

玉海引五經通義云大社方毛云在中門之中稷在西并壇

迎四方氣於郊鄭云秋祭四方案毛說曲禮天子祭四方歲

徧之謂也鄭說太司馬仲秋獮田致禽以祀祊

鄭在作方

之謂也

楊信齋云案四方注疏曲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

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太宗伯一條謂

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太司馬一

條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說四望之說爲近同時合祭四方

謂之望四時各祭其方亦謂之望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及

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太宗伯以醢辜祭四方百物言

祭四方內百物之神爾非祭四方也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駕鵲頰弁車牽賓之初筵魚藻采菽
角弓黍苗隰桑瓠葉皆燕饗之樂章瞻彼洛矣駕鵲則祝君壽
之所用也說託天保及豳風角弓燕兄弟昏姻之所用也中多戒辭義
同常棣非刺詩黍苗言中伯封謝名穆公往營城邑之事當為燕
勞城謝還役之所用也餘詳後且已詳朱傳矣諸詩時世不可
知黍苗為宣王詩錯簡無疑

李厚菴以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駕鵲頰弁車牽為成王
詩詩蠅賓之初筵魚藻為厲王詩其說曰魚藻繼於賓筵皆言飲酒之事豈亦衛武公
所作以諷王歟采菽角弓菀柳彼都人士采綠黍苗隰桑為宣王詩
白華以後皆為幽王詩愚案衛武公在位當宣幽平三世賓

之初筵果爲衛武所作亦不得爲厲王詩又案諸詩時世惟
黍苗爲宣王詩有明據白華爲幽王詩亦可據餘俱未詳也
詩序以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爲幽王詩原不足信蓋樂章多
廷臣特製衰世未必不作燕饗樂章作燕饗樂章不能不作
美辭黍苗以外固難斷其非幽王詩特以頌美諸詩爲刺幽
王決知其誤且成王以後宣王以前如康昭穆恭懿孝夷厲
八王皆無一詩幽王獨有四十四詩無是理也李厚菴之說
亦未必然朱傳闕疑是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韓詩云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廣雅云戢
插也毛大可云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於左翼
而戢音通捷又通喙楚辭靈修旣信椒蘭之喙佞兮又通

插周禮廬人矜所捷注捷爲插

一說戢斂也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

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

張子

一說斂其左翼以右翼掩

之也

鄭箋云鵲鳥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又白華箋云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

唯三說以韓爲勝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案霰今俗稱米雪或稱豆子雪構子雪說

文云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

車牽朱傳云燕樂其新昏之詩案昏禮昏之夕同牢合卺夙興

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厥明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

詳士昏禮及昏義

車

牽蓋爲醴婦饗婦之樂章或爲昏夕同牢合卺之樂章郊特牲

昏禮不用樂之言殆不足據

如言食嘗無樂則與祭統所言審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合疏家

因謂此夏殷禮然那烈祖二樂歌
並言烝嘗則商嘗祭亦有樂矣或疑士昏禮節次無樂曰特

未詳爾如左氏載魯褻冠於衛廟假鐘磬焉冠亦有樂而士冠

禮節次與諸禮文皆未之及也然則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

嗣親也會子問之言亦非歟曰是也此言昏者思及代親

孔疏思己

之嗣續其親是親將代謝感世之收變也三日不御琴瑟爾昏者不御樂主昏者用

樂自並行不悖非特此也昏必有客客必有燕燕必有樂此亦

可例推者曲禮賀娶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羞則郊特牲昏禮

不賀之言亦不足據矣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

事見文中子此泥於古者聽齋雜錄謂昏禮陰陽備無幽陰之

義且謂古昏禮用樂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華式歌且舞

詩經
是也說詳毛大可昏禮辯正方望溪文集亦嘗引車牽爲昏禮
之樂歌

蒼蠅室處故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青蠅野處故曰止于樊止
于棘止于榛

賓之初筵燕飲之樂章也毛詩序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序以
爲衛武公飲酒悔過皆不足據案燕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
儀並於旅酬之後脫屣升坐無算爵無算樂無算爵時有舞此說見卷六有駁此

詩所陳皆無算爵時之事此詩所用乃無算樂時之歌也其時

立司正以察儀法故詩言立監佐史且戒以醉而失禮焉燕禮射人

爲司正注謂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又大射儀先以大射正爲攢其後以擯爲司正及誓射則以太史俟於

西序東面以聽政其得獲釋算之事太史司
之既畢射司正升賓將公命曰眾無不醉
如晉食舉東西廂
歌十二篇其二曰賓之初筵蓋本此又如宋鼓吹曲將進酒篇
語多警戒有云敗德人甘醇醪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厲哇謠
形傴僂聲號呶即本此詩之義

詩有以醉爲樂者湛露有駸是也有以醉而失禮爲戒者賓
之初筵是也二義正不相悖蓋燕禮君本有命曰無不醉特
不可醉而至於失禮爾樂府詩集云前世樂飲酒酣必自起
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故知燕樂必舞但不宜屢爾譏在屢
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自是已後尤重以
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世飲酒以杯相屬也灌夫起舞以

屬田蚡晉謝安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也其賜之也必行饗燕之禮此其樂歌也

韋昭國語注云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說最可據義同彤弓

赤芾邪幅並裏服鄭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偪束其脛自足

至膝日知錄引哀二十五年左傳注古者臣見君解鞵之語

而云既解鞵則露其邪幅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愚

案古禮朝會祭饗皆用屨惟燕用跣

記曰堂上無跣燕則有又儀禮韓詩外傳並

見前

左傳載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鞵而登席衛侯

怒者以其違燕禮也杜注正據燕禮以爲說非謂臣見君之禮皆如此日知錄引此而未詳燕禮所由異疎矣陔餘叢考

沿其說而不加察遂謂朝亦用跣尤誤

上帝甚蹈蹈鄭箋作悼朱傳從國策作神李厚菴云蹈義自通
蓋踐蹈其下之意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可謂遠矣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言莫測其
所底也莊子云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語意畧似

都人士二章綱直如髮悅其德也毛鄭並云其三章謂之尹吉

誇其族也鄭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鄭漁仲

云吉姓尹吉甫之後姚寬四章卷髮如蠶美其容也五章乃申

明四章之意或云尹吉者正而吉也易曰吉人之辭寡毛傳王

則是綱直如髮者所謂婦德也謂之尹吉者所謂婦言也卷髮

如畫者所謂婦容也如此說章法皆有條不紊如朱傳說則如髮與卷髮爲複矣

采綠亦凱歌類義詳雄雉子髮曲局薄言歸沐與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句意反對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與弋言嘉之與子宜之句意相通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毛傳云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案禮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以此釋詩鑿矣鄭箋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鄭雖知毛說之非而易爲五月六月抑又泥矣詩人不過約言時之遠近執字句以求皆害意也賀子翼云五日六日猶言自昨日至今日也蓋踰五日而不

至又是六日爾況六日又不詹乎

縣蠻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亦凱歌類義詳擊鼓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因天氣蒸鬱燥熱而涉於波將雨之候也蹢蹢也曰白蹢就所見之豕而言爾雅所謂豭是也或云豕者豚魚也此物出則兆雨

小雅之詩八十篇鹿鳴至菁菁者莪爲燕饗之樂所用

采薇出車扶杜

之遺勞亦燕也說詳卷一

朱傳言之詳矣見於左氏如文公燕甯武子賦湛

露及彤弓又范宣子來聘饗公饗之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左傳疏云

文九年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爲知禮也

鄭穆與文公燕於棐文

子賦采薇之四章穆叔如晉晉悼饗之歌鹿鳴之三季武子如

宋褚師段逆之以受饗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襄公饗之

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

義詳本篇

晉平饗齊侯鄭伯國景子

相齊侯賦蓼蕭宋華定來聘昭公饗之亦賦蓼蕭鄭簡饗趙孟

趙孟賦常棣晉襄饗文公賦菁菁者莪又小邾穆公來朝昭公

與之燕穆公亦賦菁菁者莪是也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凱樂也

祈父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采綠縣黃漸漸之石何草不黃皆凱樂類庭燎視朝之樂也白駒燕

飲歸客之樂也斯干築室落成之樂也無羊遊觀苑囿之樂也

鴻雁鶴鳴各爲一事而作也皆通用於燕饗焉如秦穆公饗公

子重耳賦六月

春秋傳作饗日賦詩國語作饗之明日燕乃賦詩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

侯饗之武子亦賦六月鄭簡如楚楚子饗之賦吉日鄭穆與文

公燕於斐子家賦鴻雁穆叔聘晉范宣子亦賦鴻雁之卒章叔
孫婣聘宋宋元賦新宮或云卽斯干也鼓鐘楚茨信南山甫出
大田爲祭祀之樂章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頌弁車牽賓之
初筵魚藻采芣角弓黍苗隔桑瓠葉爲燕饗之樂章如晉平饗
季武子賦黍苗公子重耳受秦穆之燕賦黍苗見國語鄭簡饗趙
孟於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隔桑公孫段賦桑扈又
鄭簡饗趙孟趙孟賦瓠葉秦穆燕公子重耳賦采芣見國語召公
饗小邾穆公季平子賦采芣襄公饗范宣子武子賦角弓韓宣
子來聘昭公饗之韓子賦角弓宋元饗昭子昭子賦車牽亦可
證也刺詩宜非燕饗所用然亦有擇其可用者而用之如鄭穆

與文公燕於棐季文子賦四月穆叔聘晉見中行獻子賦祈父

令尹饗趙孟趙孟賦小宛之二章秦穆燕公子重耳賦鳩飛見國

語公子賦河水韋昭謂鳩飛卽小宛之首章河水卽沔水昭公

饗韓宣子武子賦節之卒章向之會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

蠅而退是也古樂歌多警戒之辭如國語載支詩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周人以爲飢歌使

承監焉若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衛獻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言

之卒章卒以取禍亦可見刺詩爲時俗所忌諱矣鄭譜云小雅

大雅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

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

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

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菁畧大校今案燕亦用肆夏饗亦用彤弓楚茨四詩天子且用以祭固知鄭說之未盡然爾

右小雅

門人郭師古校字

詩管見卷之五

永新尹繼美湜軒

雅

自文王至生民皆祭祀之樂章也文王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證也生民者郊祀后稷以配
天曰其香始上帝居歆其證也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屢言祀事其爲祭祀而作無
疑大約思齊靈臺皆詠文王宜爲祭文廟所用思齊詠文王而
兼詠太姒者祀祖以妣配如離詩言烈考文母之例且首詠太

任周姜抑或配祀太王王季二妣可同歌此詩也

周官大司樂言祀先妣與

祀先祖與樂鄭注先妣爲姜嫄恐不盡然

大明文王有聲兼詠文武緜則兼詠太上

文王皇矣下武則兼詠太王王季文王棫樸旱麓則泛言祀事

宜爲祭諸廟所通用也先儒泥視雅爲燕饗之樂故凡遇雅詩

明言祀事者皆不敢斷爲祭祀之樂章

惟元儒朱氏倬以棫樸旱麓爲祭祀樂章若朱

傳言大雅爲受釐來戒之辭則近是矣受釐者祭末錫嘏也

今特著其義且於卷一及楚茨

諸詩亦已論及矣

文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章首章曰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降神之意也二章言文王

之昌後三章言文王之作人四五章言殷士之臣周由於天命

六十七章言周家子孫當鑒殷法祖以答天命也上帝文王同祀
同歌詳言文王而畧言上帝者以祀事主文王故也此公羊自
外至者無主不止之義此詩與我將同爲宗祀明堂所用宗祀
明堂
前古所無周
公始制此禮此詩疑用於饗神之初我將曰旣右饗之殆用於
饗神之後也歟並詳我將

後世明堂樂歌蓋祖此詩及我將晉有明堂饗神樂歌一章
其夕牲降神二歌與郊天地同用宋明堂樂歌九章迎神送
神歌各一太祖文皇帝歌一五帝歌各一齊明堂樂歌十五
章迎神送神奏昭夏樂升明堂奏登歌受福酒矣嘉祚樂梁
明堂樂歌五章五帝歌各一北齊明堂樂歌十一章迎神送

神奏高明樂太祖配饗奏武德樂飲福酒奏皇夏樂唐初明
堂樂歌三章武后時又制十二章案孝經言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程子則曰天與帝一也
天言其體帝言其主是也鄭康成曲禮注謂大饗五帝於明
堂誤矣又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此以明堂配祀文武顯與孝經及我將詩序相背
且祖宗亦非此之謂也漢元封中立明堂祀太一五帝東漢
明帝永平中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帝配然則鄭氏之說殆
本漢制及緯書爾緯書者尙書帝命驗也其說詳史記正義
及文選注杜氏通典而陳氏禮書謂明堂宜兼祀上帝及五

帝亦非晉武帝泰始中明堂南郊除五帝之座同稱昊天上
帝太康三年又詔復五帝位自是歷代皆因之惟唐顯慶宋
元豐克復古制宋仁宗皇祐二年高宗紹興元年合祭天地
於明堂此則失之又失者復案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此
推有功之祖周之子孫不能易其制也漢明帝配祀光武於
明堂章安二帝弗之改最合禮意蓋孝經嚴父配天之說爲
周公一時制禮言之爾非謂明堂皆當以嚴父配也司馬溫
公與朱子論之甚詳

言明堂之制有三一攷工記謂五室

鄭注云木室於東北火

水室於西北

土室於中央一大戴禮謂九室

言九室者亦有二制一則內如鄭注五室之說外於四室

之角又爲四室見三禮圖及李泰伯明堂圖序一則十二堂
宇文愷明堂圖議云後魏明堂之九室三三相重

室四戶戶二牖以茅蓋上圓下方一史記封禪書載公玉帶

所上黃帝明堂圖中惟一殿四面無壁主五室者鄭康成也

主九室者蔡邕班固也主一殿者裴頠也後魏袁翻封軌李

謚賈思伯隋宇文愷牛宏皆宗五室之義說詳魏書隋書唐高宗時

欲立明堂或主五室柳宣唐或主九室孔志約于議不能決

見唐書及會要宋儒李泰伯明堂圖序則謂九室四廟陳用之禮書

又謂五室十二堂今參考月令有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

五目謂明堂有五室可也而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又各有太

廟左右二个謂明堂有十二堂亦可也且四廟八个合太室

而十三謂明堂有九室四廟又可也四廟各二个實各一个

四廟四个合太室而九謂明堂有九室無不可也

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

个明堂右个即德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

即青陽左个賈思伯朱子說並同特思伯主五室異於朱子

主九室爾蓋思伯惟數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言五室者

不兼數四个也故日月令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

則个不入數

李謐云明堂五室古今通則中太室東青陽南

左右个康成謂木火金

水各居四維則乖其正言九室則个有四言十二堂及言九

室四廟則个有八義並通若大戴蔡班之徒言九室而兼言

十二堂陳用之言中有五室其外別之以十二堂則義無據

矣三輔黃圖云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殷曰陽館

周曰明堂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

文先儒以意釋之爾此爲確論或以明堂爲路寢謂宜近在

宮中

顏師古說見唐書

或以明堂與大學太廟爲一

說見

尤不足信

文王自二章至七章既醉自三章至八章其章首皆疊複章末字句蟬聯而下下武體格亦相似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實祖此法

周有九服

見鄭方氏亦曰九畿見太司馬

王畿千里之外曰侯服侯于周服言

爲侯于周之服也侯服于周言爲侯服于周也大明維予侯興侯諸侯也予侯民稱武王之辭言我侯將興起爲天子也此皆不當訓侯爲維者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謂文王卽位初年始娶太姒爾毛鄭訓載

爲識謂文王初有知識天爲之生配蓋誤會也孔疏據大戴禮
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已不足信且謂太姒小於
文王一二歲益形其謬矣何元子參考諸書度以己見謂文王
五十一生武王近是說詳世本古義

大明續女維莘續繼也言續繼太任女事爾或云續女謂繼室
文王尙有前妃也思齊刑于寡妻猶言寡小君爾或云當時文
王已沒太姒尙存故稱寡妻也皆失於過用意

古公亶父毛傳云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

或字或名毛氏

二說並存疏引中候稷起注云亶父以字爲號孔疏云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言先王

先公太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

生存之稱也

案古為久故之稱說文云久故也惠定宇九經古義徵引甚詳

來朝走馬走馬猶

載馳言驅馬謂策馬駕車疾行也單騎之訓

程泰之恐非顧亭林

肆不殄厥愠一章鄭箋屬文王言

同孟子

朱傳屬太王言王雪山

屬王季言義並通亦不隕厥問問鄭箋訓聘問朱傳訓聲問混

夷駢矣維其喙矣毛傳駢訓突喙訓困

孔疏云喙之為困未詳

朱傳喙訓

息謂喙息也王雪山云夷人雖有馬徒有喙言馬瘠也西方以

馬肥瘠為國強弱

案說文駢馬行疾來貌

思語辭思齊思媚兩平說言齊莊者太任也為文王之母媚順

者周姜也為京室之婦一以母言一以婦言變文也齊者母道

媚者婦道言各有當也太姒嗣徽音總承任姜說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謂王季依順泰伯之心以爲友也論衡載

泰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傳位文王逃之吳太王薨泰伯奔喪歸

周王季避位泰伯固讓以詩髮文身刑餘之人王季知其意不

可奪乃權位此因心則友之實事也古樂錄稱泰伯虞仲采藥後聞太王卒還奔喪哭於

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淚而留之終不肯止適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云云與論衡合

靈臺首章言文王之德及民而民樂事趨功也二章言文王之

澤及物而物繁庶得所也三四章皆言文王之樂之盛蓋民康

物阜功成作樂也此詩詠歌文王功德宜爲祀文王之樂章說見

前或以爲遊觀之樂章熊氏禾朱氏倬亦通文王至卷阿皆當是成王

詩文王大明緜思齊皇矣有聲等詩已明著文王之謚文王及

身未王棧樸靈臺之稱王亦是追稱也鄭譜及陸釋文分靈臺以前爲文王詩下武有聲爲武王詩卷阿以前爲成王詩誤矣蔡邕月令論頴子容春秋釋例以靈臺辟廱大學宗廟明堂爲一廬植禮記注賈逵服虔左傳注並同袁準則謂明堂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饗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事義不同各有所爲孔疏主袁說當矣愚案辟廱者文王樂名莊子云湯有大瀆文王有辟廱是也若鎬京之辟廱乃澤名說詳後皆非學名也賁鼓維鏞樂器也鼓鐘擊鐘也承維鏞說鼙鼓承賁鼓說鼓名鼙鼓者謂以鼙皮冒鼓也李斯上始皇書樹鼙鼙之鼓夏小正戴氏

傳月令鄭氏注及陸璣詩疏並抑或取義於鼓聲宏大若鼙

鳴也鼙皮可爲鼓鼙字或作鼙王介甫范逸齋又謂文王之樂足以感物鼙

聞奏樂則鼓其聲逢逢然卽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之意其說亦可存參有疑爲鑿者然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感物歷有明證何疑於文哉

艾至堂曰不獨辟廋非學宮卽泮宮亦非學名蓋魯地有水名泮水通典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左氏晉侯濟自泮是泮爲水名足證矣魯僖作宮於泮水之上因曰泮宮其旁有林曰泮林皆因水以爲名泮宮乃魯遊觀之宮與楚渚宮晉虢祈無以異漢儒泮訓半泮水訓半水以爲諸

侯之學然則泮林亦爲半林乎不可通矣

以上云云本戴漢氏墮鼠璞之說

儒既於泮宮訓爲半水而於辟廱求其義不可得遂讀辟爲璧訓圓水以爲天子之學穿鑿傳會種種可笑此皆始於王制乃漢文時諸儒之謬說也

經始靈臺

鄭箋文王作邑于豐立靈臺

案靈猶仁也物之生意曰仁故木實

中含者爲仁人之知覺曰靈亦曰仁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雨能澤物故曰靈雨文王仁民以及物故名其臺曰靈臺名其囿沼曰靈囿靈沼

靈囿卽騶囿孟子所謂七十里之囿也

序云民樂其有靈德

以及鳥獸昆蟲毛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箋云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孔疏云民樂其有神靈之

行以及鳥獸昆蟲說苑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諸家釋靈臺之義如此新亭載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閭遂令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此亦見仁政之一端

不日成之不日者不刻期也言不期於臺之速成所謂經始勿亟是也成之者不期速成而自速成所謂庶民子來是也鄭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賈誼新書釋此詩云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國語引此詩韋昭注云不日不程課以時日也又孔叢子載夫子答陳惠公云六州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

而已成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云武繼也鄭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有明知之主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毛云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朱傳則云下字當作文文王武王實造周也然下文三后文王既列其中則下作文於義爲禘王配單指武王而此句兼稱文武於義爲雜當從毛鄭

文王有聲前四章詠文王後四章詠武王其詠文王也前二章稱文王後二章稱王后先明點後暗點也其詠武王也前二章稱皇王後二章稱武王先暗點後明點也隱顯互異於此見篇

法之妙

豐都在豐水西鎬都在豐水東二都相距二十五里故詩詠文武皆以豐水爲言鎬京辟靡靡澤也辟者廣闊之謂振鷺之西靡亦指此其地疑卽鎬池也水經注云鄩水上承鄩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又云浚池北流入於鄩記禮者以爲學名鄭氏訓辟爲璧皆傳會之說並詳前

以燕翼子燕安也翼庇也鳥覆子以翼故翼有覆庇義左氏所謂翼而長之是也毛傳云翼敬也左傳引此詩杜注云翼成也義較勝可見說經不當囿於一家之學

生民首序云尊祖也下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案此爲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章前三章推本后稷之生四五

章推本后稷之功後三章則陳郊祀之義肇祀言始制郊祀之

禮謂始郊祀后稷也

傳箋謂后稷始郊天誤

此詩與思文同爲郊祀所用

疑思文用於正祭此詩用於祭末爾

朱傳云豈郊祀之後亦祀有受釐頌胙之禮也歟

天祀配帝同歌二詩其言配帝詳言天畧者前於文王已明其義矣並詳思文

後世郊祀歌沿此及思文二詩漢郊祀歌十九章武帝詔司

馬相如等所作後漢曹魏承用之晉宋郊祀並有夕牲歌迎

送神歌饗神歌齊有南郊樂歌十三章迎神送神奏昭夏樂

升壇奏登歌太祖高皇帝配饗奏高德宣烈樂飲福酒奏嘉

胙樂梁有南郊樂歌二章又有皇雅滌雅牲雅誠雅獻雅禋

雅北齊南郊樂歌十三章北周圜丘樂歌十二章隋唐圜丘樂歌八章北齊北周隋唐行禮奏樂之節次畧如齊世而更有舞焉

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然則於郊有圜丘於圜丘有泰壇郊也圜丘也泰壇也一也配以后稷亦一也周書作雒篇云

設丘兆於南郊配以后稷此明證也王肅之說是矣

王肅謂郊卽圜

丘圜丘卽郊見郊特牲疏又謂漢世英儒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見祭法疏鄭康

成分圜丘與郊爲二謂圜丘禘祭昊天配以嚳郊則祀感生

帝靈威仰配以稷非也

說見祭法禘嚳而郊稷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二注

夫啟禘而

郊祈穀之郊也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左氏云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冬至圜丘大報

之郊也

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

明堂亦在郊也

馬融云明堂在南郊而大戴禮以為在近郊三

十里韓詩說以為在南方七里之內禮記外傳又以為在國南七里之外十里之內

雩上帝亦於郊也

說詳雲漢

五時迎氣亦於郊也特祈穀大報獨得郊名爾故王肅

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也鄭氏謂天有六名固不經

天六名者一皇

天太帝北辰耀魄寶二蒼帝靈威仰三赤帝赤熛怒四黃帝含樞紐五白帝白招拒六黑帝汁光紀此本春秋緯之說見小宗伯注疏謂歲有九祭亦未盡是九祭之說孫氏爽亦宗之冬

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

夏正謂夏正月

五時迎氣七也季秋大

饗八也孟夏大雩九也

皇氏謂歲有八祭雩與郊祫不入數崔氏亦以雩為常祭詳郊特牲疏

王肅以迎氣為祭人帝非祭天然觀家語載孔子之言則迎

氣固祀五行之帝非特祀人帝矣

孔子云閔諸老聃曰天有五

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五行佐成

且周官云王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與上帝並舉則五

帝非上帝矣是王謂迎氣祇祭人帝鄭謂迎氣亦祭天者皆

未可據不如程子林氏

奇

一歲四祭天之說

春祈夏雩冬土

為有當也然則小宗伯所謂兆五帝于四郊者本祭五行之

帝

黃帝季夏土王日祭之南郊餘各以時祭於四郊詳曲禮疏

特不如鄭氏所述五帝之

名爾善乎馬氏通考之言曰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

嶽為五方之鎮而在地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

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也

姜嫄生稷之事愚不信緯書不信列子不信史記鄭箋而一以經文爲斷詩曰克禋克祀祭高禩也以弗無子祈子也履帝武敏帝謂嚳也武足迹也履武猶言繼武謂帝嚳偕姜嫄往祀嚳在前嫄履其後也歆神嚳其祀也攸介神介以福也攸止姜嫄返宮也載震係於攸止之後見返宮而後震也詩意明白何嘗有履大人迹之義乎後人見周人作詩稱述姜嫄不稱述帝嚳遂疑后稷無人道而生不知肇堯稷契皆帝嚳子而其母各別父所同也母所獨也此詩人稱述姜嫄不稱述帝嚳之意也同父異母商人作長發而詠有娥周人作生民而詠姜嫄蓋各推本其所生之母而言也况履帝之帝已明指嚳乎此言帝下文言上帝顯然別白何猶以上帝釋履帝之

帝哉路史載姜嫄衣帝衣履帝履以祈子此以履帝爲履帝履雖與毛氏異義其指譽則一也鄭不以帝爲譽者由信緯書而不以姜嫄爲帝譽妃故也或疑有人道不應見棄惟由履巨迹而生故見棄案孝經鈎命訣云華胥履迹怪生伏羲世紀謂迹出於燧人之世果爾履迹生子古已有之稷實生於履迹亦不足異何至棄乎以緯證緯則信緯書者其能置喙耶然則羅整菴意其因奇形怪狀而見棄其說正可信也左氏載宋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此有人道因怪狀而棄者也因棄名棄與稷相同以彼證此若合符矣又案詩曰先生如達達羊子也言后稷之生其奇形怪狀有似於羊也龔氏元玠說此亦經文之明明可據者也

毛傳云帝高辛氏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

疏云姜嫄隨帝

之後踐履帝迹

行事敬而敏疾其釋履帝武敏正合經意鄭箋帝訓上帝敏

訓拇謂姜嫄見大神迹而履其拇案列子云后稷生於巨迹

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閼宮其地近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

史記云姜嫄出野見大人迹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

王充論衡會辯史記之非

此鄭氏所本也鄭說先儒多斥其誣而朱子猶

取者豈以神聖之生有不可以常理論耶然毛說自近正宜

舍鄭而從毛也但如毛說則后稷之生非無人道不應見棄

於誕寘隘巷數句推不去故歐陽子闕疑焉羅整菴困知記

有云后稷之所以見棄者意必有奇形怪狀可駭可疑如宋

司徒女子之比其爲祥爲妖莫可測故屢置之危地以驗之
至再至三而不死則其爲祥也可知是故天意之所存也此
足以羽翼毛傳之說矣

誕彌厥月案史記載姜嫄居碁而生子是后稷孕十二月而生

也日之數十

自甲至癸

故十日稱浹日浹匝也謂匝其日數

又十日曰旬

徧也

月之數十二

自陬至涂

故十二月稱彌月彌終也謂終其月數

論語期月義同

古人之生多過碁后稷碁而生故魯頌云彌月不遲大

戴禮言人十月而生者道其常爾鄭箋訓彌月爲終十月而生

非也

行葦鳧鷖上燕下之樂章鹿鳴五詩之類也旣醉假樂下祝上

之樂章天保詩之類也朱傳以既醉爲父兄答行葦假樂爲公

尸答鳧鷖今案既醉亦有公尸嘉告語又假樂曰燕及朋友既

醉亦曰朋友攸攝疑二詩同爲賓尸日臣下祝上之辭蓋正祭

日惟燕同姓楚茨鄭箋云祭祀畢歸賓賓尸曰燕及異姓也

禮有司徹大夫賓尸之禮也立異姓爲侑又衆賓尸大夫與祭

同日天子諸侯以祭之明日詳絲衣鄭箋天子諸侯燕宗廟之

祀之尸亦與祭同日見鳧鷖孔疏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說文廣雅並訓類爲似言孝子之後常生孝

子也國語引詩而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義甚明韋昭注

反支離若春秋傳引此以況考叔杜注已云不以文害意矣唐

崔山南之祖母唐夫人事其姑孝姑曰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

得如婦孝

見唐書柳玼家訓

語意與詩合彭氏執中云永久不匱代代

相傳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女士鄭箋訓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

爲之妃非也此言女士猶小雅甫田言士女倒文以協韻爾如

祖妣斯干言妣祖嘗烝天保言烝嘗詩中此類甚多

夏小正二月綏多女

士傳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彼女士與此女士文義正同

女女也士男也謂字育男女也

孫子者士女所生者也上章錫胤之胤指嫡嗣此章女士之士

指支庶卽所謂有僕僕附也本則幹而支則附也女之爲附更

可知矣

鳧鷖詩旨以朱傳爲定繹祭名賓尸謂以賓禮燕尸也涇近周

京故詩取興以下曰沙曰渚曰陂曰亶皆承涇言鄭箋謂在涇
喻燕祭宗廟之尸在沙喻燕祭四方百物之尸在渚喻燕祭天
地之尸在陂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亶喻燕祭七祀之尸既
失穿鑿歐陽子陸農師又謂福祿來成祖也來爲考也來下天
神也天神自上而下來崇地祇也地祇自卑而高亦失傳會愚
案來燕來宜言公尸之來燕於心得所安來燕來宜言公尸之
來燕於時得所宜來燕來處言公尸之來燕於身得所處來燕
來宗言公尸之來燕人極其尊崇來止熏熏毛傳以熏熏爲和
悅說文引詩作醺醺云醉也二說俱通說文更勝蓋燕飲以醉
爲樂故以醉終之此章法之別也

之綱之紀之綱承上文之紀起下文朋友在六紀之中燕及朋友故云然也白虎通義云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大道也

公劉序謂召康公述公劉之事以戒成王金仁山謂是豳之遺詩案此詩所陳事爲豳事音疑亦豳音箭章稱祈年吹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豳雅疑卽此詩若爾頌則不可考矣並詳七月及楚茨四詩

鞞琫容刀案容刀有刀形而無刃但備儀容而已一名佩刀謂在佩旁之刀也見劉熙釋名

卷阿遊觀之樂章也首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朱傳云疑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二義可互參蓋遊觀有樂康公因成王遊觀作此詩以寓勸戒而爲樂歌也君子指王來歌指樂歌矢音指下文所陳卽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也

不當分來歌矢音屬成王矢詩遂歌

屬召公

毛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

大宗維翰毛云王者天下之大宗鄭云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宗子維城毛無傳鄭云宗子王之適子朱傳訓大宗爲強族宗子爲同姓與毛鄭並異案毛說固非而鄭說正可從

孔疏云鄭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禮言繼別子者爲大宗此大宗爲同上文類之不得爲王身

姓世適之證也左氏載晉士蔣引此詩而云君其修德而固宗

子何城如之蓋指申生而言此宗子爲適子之證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與抑詩相在爾室七句同旨故君子必慎其獨莊子云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天不誨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史載紂爲長夜之飲卽此謂也

覃及鬼方毛傳云鬼方遠方易釋文云鬼遠也今案大戴帝繫篇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鬼方自是國名不得泛云遠方矣又案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

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鬼方卽西戎氐羌也別詳詩地理考略

民勞板蕩抑桑柔序謂厲王詩抑之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以自警爲是刺厲王爲非其辯序說旣詳明又於集傳引國語及侯包之說爲證案董氏云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此朱子之所據也然侯包之說詳見孔疏行年九十以上有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二語刺王室之說與序畧同不得非序而是此王伯厚云董氏引侯包之言朱子謂不知出在何處然則朱傳主侯包之言只緣未見刺王室二語爾

李厚菴云篇中呼小子者皆以自警以爲斥王失之然章之首末則顯以時事言是序與朱傳兩說當兼用也且上繼板蕩下屬桑柔以類相次故序說不可廢愚案武公卽位在宣王十六年序云刺厲王說者以爲追刺也然據侯包刺王室之言安知非刺幽王詩而錯簡在此耶宣王在位凡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凡十一年武公之卒在不王十三年以詩亦聿旣耄語推之武公作此詩宜在幽王之世

雲漢至常武序謂宣王詩雲漢者因旱雩祭之樂章也雩祭吁嗟求雨之祭義見月令注此詩自王曰嗚呼以下皆哀訴於神之辭卽所謂吁嗟以祭也

雩祭歌雲漢詩後世猶存其制東晉永和中爲雩壇於南郊之旁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舞童八列凡六十四人皆皂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梁大同中國南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人皆衣皂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陳因梁故事其壇壇歌舞皆如梁禮北齊建午未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絜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亦有自製樂章者齊雩祭樂歌八章迎神歌一世祖武皇帝歌一五帝歌各一送神歌一隋雩祭樂歌名誠夏唐雩祭樂歌三章一肅和登歌奠玉幣也二雍和迎俎也三舒和送文舞迎

武舞也又樂歌二章並名豫和一降神一送神也案雩有二

孟夏而雩常也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因旱而雩變也周

禮所謂旱暵舞雩是也周雩祀上帝配以后稷故詩曰后稷

不克上帝不宣位於南郊故曰自郊徂宮

陳氏禮書云魯以南門爲雩門先儒

皆以魯之雩雩在城南鄭氏謂雩爲墮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亦祀山川百源故曰上下

奠瘞又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故曰羣公先正記曰大雩

帝詩稱昊天稱上帝不一蓋祀天也後世雩祀五帝由鄭氏

禮注誤之爾

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

惟唐顯慶宋元豐雩祀爲合禮

崧高烝民韓奕皆饑飲之樂章後世贈行詩祖此

梁昭明選詩列祖饌一門

梁徐勉送客曲亦其類也

曲辭云袖續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算景已流空行長袖客不

詩符見

卷五

留勉又有迎客曲
並見樂府詩集

古者使臣國客將行有燕飲之禮及行有祖餞之禮儀禮聘禮記云

出祖釋轍祭酒脯乃飲於其側鄭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轍為行始崧高鄭箋

云餞送行飲酒也餞亦燕也故韓奕稱侯氏燕胥鄭箋云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必有樂章明矣祖者道祭之名一曰轍周禮大

馭犯轍生民取羝以轍是也一曰道曾子問道而出是也其

神或云祀共工之子脩風俗通義共工之子脩好遠遊死為祖神或云祀祝庸之

孫條路史祝庸為黃帝司徒生術囂術若黃帝元妃西陵氏

纍祖死於道祀於行史見路乃五祀之一與此異行為常祀其

祭在冬祖則因行而祀一異也祀行之位在廟門外祖則在

國門外二吳也然出使亦祀行聘禮釋幣於行是也祀行亦爲輟見禮月令注

往近王舅毛傳云近己也鄭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釋文云近音記案近鄭訓辭

助語

與毛訓己同義

左傳引鄭曹二風彼其之

子並作彼己王風彼其之子鄭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

朱傳用鄭義而未釋音遺之

爾

生民克岐克嶷釋文云嶷魚極反朱傳亦遺音釋

王雪山詩總聞近讀如字與毛鄭

異義

雪山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

保身者不失其身之謂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者卽所謂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也明哲者卽所謂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也讀者

不詳上下文義而以依違遷就畏葸退縮爲明哲保身失詩旨

詩律見

卷三

矣孔疏云以此明哲擇安去危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後人沿經其說故柳子厚書箕子碑陰云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經術不明貽害於人心風俗豈淺鮮哉朱傳云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說甚明暢。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韓侯之國近燕故使燕眾爲築其城

韓侯之國在今順天府固安縣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

城

見水經注

今固安縣有方城村卽漢之方城縣也燕師所完王

肅云燕北燕國

見釋文

其地卽今順天府治以燕師而築韓城

其事止便

困學紀聞云詩曰奄受北國肅說爲長閭百詩云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

爲

鄰朱傳云梁山韓之鎮也在同州韓城縣今陝西同州府韓

城縣也此本鄭箋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西北漢之夏陽卽今之韓城朱傳又云燕召公之國也此本王肅王鄭二說不

相通朱傳兼用未免牴牾蓋役今順天之人而往築同州之

城恐無此理

毛詩寫官記又以燕爲南燕卽姑姓蹶父之國然南燕在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界內之胙城

廢縣亦與同

鄭箋云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

眾民之所築完鄭不以燕師爲燕國之師故其說得通朱傳

於燕師旣從王說則於梁山必不當從鄭說矣水經注云聖

水東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

見聖水條下

又云高梁

水首受灤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

見隰餘水條下

又云灤水逕良

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見灤水條下

良鄉縣卽今順

天府房山縣也與固安縣爲鄰王符潛夫論云昔周宣王時

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正可據

江漢常武皆言征伐之功與六月采芑同類亦凱樂也說詳卷

四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禮云賜圭瓚然後爲鬯先儒以爲九命之

錫也

毛傳云九命錫圭瓚秬鬯韓詩外傳云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

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告于文人以秬鬯告也文人謂召虎先世

八錫斧鉞九錫秬鬯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孔疏云賜汝以圭瓚秬鬯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書稱追孝于前

文人亦謂文侯之祖唐叔于周受命者謂於我周廟受命爾不

必從鄭孔指岐廟亦不必從嚴氏指豐廟賜爵祿於大廟禮也

鎬京自有廟何至舍近而就遠哉

召誥畢命皆有自周至豐之文注家並謂告於豐廟此禮

之不可曉者考豐鎬二都相距二十餘里豐之舊廟意亦王所親祀作洛命畢公之時適當祀豐故史紀其實焉不必特舍鎬廟而往告自召祖命者謂述召虎之祖功以勉之爾如盤庚告豐廟也

羣臣稱爾祖其從與享微子之命稱乃祖成湯文侯之命稱先

正昭事厥辟皆此義也

韓詩外傳云受命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

魯孔丘命鄭氏謂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反覺迂滯蓋圭瓚爾為司寇

拒鬯山川土田承用錫爾祉言自召祖命承召公維翰召公是

似言也

三事就緒毛云誅其君弔其民擇三有事之臣鄭云緒業也王

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汝三農之事

皆就其業爲其警怖先以言安之案鄭說是也漢高入關告諭父老云非有所侵暴毋恐蓋亦此意其斯爲王者之師與

瞻卬召旻序謂幽王詩以哲婦傾城一章其顯據也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與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疇咨背憎職競由人語意同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與天方薦瘥喪亂宏多語意同當合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諸詩參看王雪山云古稱昏亂之朝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爲篇章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猶有此風元白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逞憾者也至其亡也鄭棨猶以此結驟知躋大位古風雖替而未盡絕也大雅之詩三十一篇文王至生民爲祭祀之樂章左氏以文王

大明縣爲兩君相見之樂者蓋樂章多通用如肆夏之三本用於祭祀後亦移用於天子以饗元侯也又如令尹饗趙孟賦大明之首章韓宣子來聘公饗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亦通用於臣下也行葦旣醉覺驚假樂皆燕飲之樂章朱傳之說是詩序之說非也其在左氏楚遠罷如晉涖盟晉平饗之賦旣醉晉襄饗文公公賦假樂又晉平兼饗齊侯鄭伯亦賦假樂矣公劉疑卽豳雅爲祀田畯之樂章卷阿爲遊觀之樂章雲漢爲雩祭之樂章江漢常武爲奏凱之樂章崧高烝民韓奕餞飲之樂章也宜與洞酌同用於燕饗焉如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賦韓奕之五章可見也其餘諸詩亦資瞽矇諷誦以自警或有斷

章取用者如先蔑使秦荀林父止之爲賦板之三章是也

右大雅

門人郭師古校字